

美国大学生以中文为目的语的海外实习研究

熊文

北卡莱纳温斯顿塞雷姆州立大学, 美国

摘要

本研究以十一名美国大学生提交的三个中文实习报告为依据, 对他们在中国为期半年的实习收获进行了研究。研究的数据采集于前后五年之间, 学生均为工程学+中文, 或者商科+中文的双学位学生, 分别在中国五个不同的职场实习(含大学实验室、中外合资公司、酒店和工厂)。研究采用叙事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 对学生个体的叙事文本报告进行了整理、归纳和深度解析, 以期了解和评估长期海外实习对美国大学生的中文表达能力、专业能力、跨文化职场交际能力产生的影响, 发现在此过程中个人成长的证据, 以便为中文教育的国际化提供依据, 对基于内容的中高年级课程和专业化汉语教学提供课程设置的参考, 对培养学生使用中文进行职业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指导性建议, 也为同类项目的设置和评估提供实践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

海外实习, 中文表达能力, 专业能力, 跨文化职场交际能力

1 引言

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 国际间的合作、对话、分歧和对抗, 使文化和经济的双赢和竞争也日益剧烈和多元化, 更加凸显了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重要性。因此, 外语和跨文化能力成为年轻人未来竞争的核心能力之一。能使用除母语以外的语言进行工作和交流, 无疑可为职业生涯提供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和潜力。语言交际的双方决定采用某种语言进行交际, 既有表达上的准确性需求, 也有心理上的舒适和便利要求。2018年美国外语教学学会的一项调查表明: “美国90%的雇主认为其所雇佣的本土雇员大多数具备使用外语的能力, 其中32%的雇员大量使用外语, 58%的部分使用(2018, 译自ACTFL)。”美国教育部国际部在《发展全球和文化竞争力以促进公平, 卓越和经济竞争力的框架》(2017)中明确提出, 美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K-16)应遵循早期发展英语母语, 然后进一步发展其他语言, 至大学毕业要求达到至少流利使用两种语言进行工作和学习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外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上应该把语言使用的熟练度和学生的学术及未来职业规划结合起来, 除了

开设传统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课程之外,还可以开始以内容为导向的语言课程(Content-based Language Courses),专业语言教学(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和跨学科的语言学习(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 LAC)。使用外语进行相关专业的实习也是外语课和其他学科跨学科建设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时间相对较长的实习。目前有类似要求的项目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实习也从本国拓展到海外,但对此研究还较少涉及。

2 背景和文献研究

美国高等教育关于实习(Internship)的研究和实践始于上个世纪初。据 Thiel & Hartley (1997) 研究,美国大学于 1906 年在辛辛那提大学开始设立实习项目。研究普遍认为,实习可以给大学生带来诸多好处:增强就业市场上竞争力;建立理论和实践的联系;获得社会经验和关系;以及提升自我等(Clark, 1994; Gabris & Mitchell, 1989; Narayanan, Olk & Fukami, 2006)。本世纪初,美国 92% 的商学院就都设置了实习项目(Coco, 2000)。实习多利用暑期完成,以本土项目为主,海外项目的扩展提出了对外语的要求。外语项目结合专业(major)项目的实习,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课程创新,比如始于 1987 年的美国罗德岛大学的国际工程师项目(Xiong & Grandin, 2010)。该项目为五年制外语和工程学双学位项目,学生毕业时获得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两个学位,大学四年级时需有一年海外学习和实习的经历。项目包括的外语专业以设立时间为序包括六个语种: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意大利语和日语。

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面临诸如政府财政拨款减少、学费不断上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等等压力,学生和家长迫切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和培训,毕业后能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能力赔付学生贷款,立足于社会。但是有数据指出,大学生教育和就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差距,情况并不乐观:

“2012 年,主要就业行业(美国)雇主宣称,有 49% 的职位没有找到合适人选,37% 的公司的新发展也受制于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与此相比,96% 的高校相信为市场培养了合适的人选,这个观点只得到 11% 的企业业主认同。”(注 1)

在种种的质疑声中,大学生海外实习成为一种提升就业实力的新途径。海外实习,除了具有传统实习好处和挑战,一枝独秀地把大学生推向更广阔的全球就业市场。Greenhouse (2015)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海外实习,无薪,标价一万美元》的文章,以一个美国大学生在英国的实习为例,讨论了隐藏在海外实习巨大需求背后学生和家长对未知就业市场的焦虑,以及为获得这样的机会所支付的昂贵实习费用和生活开支,由此引发社会的广泛热议。根据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2016) 的报告,2012-2013 年约有 15089 名美国学生参加了有学分和没有学分的海外实习,2013-2014 年为 20544 人,2014-2015 年为 22431 人。其中去往中国的学生人数在 2012-2013 年为 628 人,占总人数的 4.2%; 2013-2014 年为 879 人,占总人数的 3.9%; 2014-2015 年为 829 人,占总人数的 3.7%。该人数在 2012-2013 年只低于尼加拉瓜、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英国,位列全球第五;最近两年超过英国,位列第四。近年来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有上升,也有下降,目前还没有具体数据报告这个变化。

从上述的数据对比上看,虽然中国也是一个实习热点,但是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不超过 5%。究其原因,首先,在中国发放的各类对非居民的签证中,除却旅游、工作、学习、探亲、访友等常见类别,客观上需要依托合作的中美高校或者企业协同解决这个问题,原则上学生可以持 X 或者 S 签证实习,但是有很多限制;其次,中国高校每年培养的大学生,对实习市场有巨大

需求,因此外国大学生在中国获得实习的机会空间是有限的;第三,对不少美国的学生和家长而言,从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心理角度看,中国仍然不属于“近邻”,实习产生的费用偏高。

Zopiatis (2007) 讨论了海外实习遇到的两大主要挑战,一是外国学生工作许可问题,二是如何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的问题。Zopiatis 的研究还认为实习的长短不构成显著差异,和实习有关的显著差异变量是实习单位、薪酬、实习报告、实习合同和岗位变化。Dwyer (2004) 则认为项目时间越长,对学生学术、文化和个人成长产生的影响越大。实习的雇主单位也倾向长期项目,可以让培训实习生的投入产生效益和回报 (Calvo, 2011)。

从二语/外语学习和使用的角度来说,学习者在目的语社团中时间长短是一个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很多研究证明,学习者和目的语社团的交流和互动的频率和良性社交环境有助于语言流利度、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的提升 (Adams, 2006; Al-Hoorie & MacIntyre, 2020; Isabelli-Garcia, 2006)。研究者普遍认为,二语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存在较大的个人差异,往往和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及其对与目的语的文化所持态度有关。Gardner and Lambert (1972) 早期把学习者分成基本的两类,一类是融入型的 (Integrative),指那些有意愿参与到第二语言目的语社会活动的人;一种是工具型的 (Instrumental),指那些主要把学习二语当做工具的人。到底哪种学习者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效果,多年来的研究众说纷纭。Gardner (2010) 继续其观点认为动机是受意愿和能力的支持而参加到另外一个文化社区的活动中。Dörnyei (2001) 认为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线性的,强调自我意识在动机中的重要性,动机包括内在的“理想自我” (Ideal L2 self) 动机、外在的“责任自我” (Ought-to L2 self) 动机和“学习经验” (learning experience) 动机三个部分。Meisel, Clashen and Pienemann (1981) 的“多元模型”中讨论到:具有“疏离型倾向” (segregatively oriented) 的学习者,与当地入交往有限,并不打算长居,因此与目的语文化保持一定距离;而“融入性倾向” (Integratively oriented) 的学习者,对当地人和当地文化持有好感,交往频繁,并希望较长时间居留此地。后者因此表现出优于前者的语言发展。虽然动机因素不是本研究的重点,考虑到本文所讨论的双学位项目参加者从开始准备,到大学三年级成行去中国,然后继续完成一年的学习和实习,侧面反映了参加者很强的行为动机。

现阶段不少美国大学通过本校海外项目,或者与第三方合作,把大学生送到中国学习和实习,多安排在暑期;长期的学年项目中,也是以学习为主,实习为辅。实习部分有的对使用目的语(中文)有明确要求,有的要求不明。目前相应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很难对学习者在目的语社团中使用所学二语或者外语情况的学习和实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Jin (2012) 报告了四名美国大学生参加为期八周的汉语强化项目中的语用习得。He & Qin (2017) 报告了九名美国大学生在中国青岛为期十周的实习,讨论了学生对语言水平、跨文化能力和职业知识的自我认知。

本研究根据十一位美国在校大学生在中国一年提交的八个实习报告中的三个写成,研究采用叙事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对学生的叙事文本进行了整理、归纳和深度解析。研究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以中国作为叙事场所点来发现问题;二是叙事文本反映的核心事件是使用中文开展的海外实习;三是叙事的时间轴为半年。研究试图了解和评估长期海外实习对学生专业能力、跨文化职场交际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产生的影响,发现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成长的证据,以便为中文教育的国际化提供依据,对基于内容的高年级课程和专业化汉语教学提供课程设置的参考,为培养学生使用中文进行职业化交际的能力的培养提供指导性的建议,同时也为同类项目的设置和评估提供实践和理论依据。

3 研究方法

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之一,叙事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再现和诠释叙述者的(个体或者群体)亲身经历。研究者通过文本叙事,发现叙述者所描述的事件的过程、变化和意义,理解、检测和验证一些知识和假说,为未来的决策和教育目标提供理据(Abma, 2000; Bruner, 1990; Franzosi, 1998)。

本研究的文本叙事数据来源于美国一所公立高校十一名在校大学生每人提交的八个中文报告中的三个。十一名美国学生于新学年秋季学期抵达中国以后,先参加全日制的大学中文语言文化课程一个学期,结束后立即转入为期半年在中国的实习。学生在一月至八月期间完成实习,用中文完成八份书面实习报告,需每两周或不超过一个月提交一篇。实习和报告全部完成后能获六个实习学分。

八个报告含不同的题目和要求,各有侧重,涵盖学生在中国一年间生活、学习、旅行、工作等方面。由于篇幅和讨论重点的关系,本文选取的三个实习报告是以实习单位作为叙事场所,来深入分析在这个独特的场所中反映出来的学生的专业能力、跨文化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和变化。实习报告要求必须具有分析深度,不能只基于事实描述,用中文写成,不涉及公司的商业机密,在600到1000字数之间。其余五个报告因为涉及场所、社会接触和主题不同,暂不包括在本文的讨论中。

本文叙事数据来源于以下三个实习报告:

- 1) 实习报告三:请你具体介绍一下你的实习单位、工作职责和工作环境,并谈谈你的看法。
- 2) 实习报告六:请介绍一下你实习单位的职场文化,并与美国职场文化进行一些对比,可以包括诸如考勤制度,员工奖励制度和上下级关系等具体问题。
- 3) 实习报告八:请你对自己在中国一年的学习和实习做一个小结,并对自己中文的听、说、读、写做一个自我评估。

3.1 数据收集

研究的数据采集于前后五年之间。十一名学生的专业分别是双学位的“商科+中文”,或者“工程学+中文”的两个双学位项目,学制四至五年,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可以到海外去学习半年,然后实习半年。实习要求在使用中文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习之前,学生已修完三年的中文,水平相当于美国外语教学学会ACTFL标准的中级(低或者中)。数据的收集存在一定的挑战性,原因如下:一是项目每年实际能够参加海外中国实习的人数不等,除了客观存在的每年进入(entry)和毕业(exit/graduate)双学位项目人数的差异,尽管学生知悉海外实习的计划,由于中途受学业计划、学生个人和家庭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后海外实习成行的学生人数比预期要少;第二,成行的学生中,有的同学参加实习只为获得工作经验,不需要学分,所以就不必提交实习报告;有的同学只需要三个学分,就只需要提交四篇报告;有的同学提交报告不满八篇,有的中文写作质量不高,可读性低,影响研究比对,就没有选录。综上所述,最后采用的十一位同学的报告,虽然在不同的年份完成,但是题目和基本要求没有很大变化,每人都提交了八篇较为流畅的中文报告,基本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

3.2 被试基本情况

根据学生所在实习单位，分成五个组别，各个组别人数不等，第一组三人，第二组两人，第三组一人，第四组四人，第五组一人。

表 1. 实习单位分组

实习生	实习单位情况	地点	去中国前 OPI 口语模拟测试	回美后 OPI 口语模拟测试	
第一组	1FE	中国大学实验室（化学工程）	中国杭州	中级（低）	中级（高）
	2FE	中国大学实验室（海洋工程）	同上	中级（低）	中级（高）
	3ME	中国大学实验室（海洋工程）	同上	中级（高）	高级（中）
第二组	4FB	中美合资玩具公司 （约有 150-500 员工）	中国香港和深圳	中级（中）	高级（低）
	5FE	同上	同上	中级（低）	中级（高）
第三组	6MB	全球商住连锁酒店， 321 间带家具公寓式高档酒店	中国杭州	中级（低）	高级（低）
第四组	7MB	中美合资电子商务公司， 约 2000 员工	中国杭州	中级（低）	中级（高）
	8FB	同上	同上	中级（低）	中级（高）
	9MB	同上	同上	中级（中）	高级（低）
	10FB	同上	同上	中级（高）	高级（中）
第五组	11ME	中外合资测量仪器公司	中国青岛	中级（低）	高级（低）

为了表述方便，本研究隐去十一位学生的真实姓名，采用代码来指称。比如：实习生 1FE，第一个数字代表提交实习报告的学生序号；第二个字母代表性别：F（女生），M（男生）；第三个字母代表专业：B（商科），E（工程学）。表格中第五栏和第六栏列出了学生去中国以前和从中国回美以后的口语模拟测试结果。口语测试是笔者亲自采用一对一的模拟 OPI 方式进行的，因笔者具备美国外语教学学会口语标准考试 OPI 考官资格，所以结果基本准确反映了学生的口语水平。

4 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

数据按照五组学生所在实习单位的工作职责、工作时间、专业发展、文化适应及冲突和语言发展五个方面整理成表格，表格后是实习报告的叙述摘选和分析。实习报告的摘选保留了美国学生使用中文的词语、基本句式和段落，虽然有些表述不甚准确和精炼，但在不违背原句作者意愿的基础上，笔者只对错别字和明显语法错误进行了订正，以符合汉语的规则、语感和学生的现有语言水平，从而保证语料的真实性。

4.1 第一组（三名实习生，中国大学实验室）

表 2. 第一组实习生情况概览

实习小结	实习生 1FE	实习生 2FE	实习生 3ME
工作职责	研究助理，参与化学实验室现有的一些项目。	帮助教授把他写的两本书翻译成英文。（海洋工程实验室）	帮助教授把他写的书翻译成英文，检查拼写、排版等问题。（海洋工程实验室）
工作时间	上午 8:00 到晚上	上午 8:00 到下午 4: 30	较松散的时间表
居住情况	大学留学生宿舍	住在校外公司的宿舍	大学留学生宿舍
专业发展	与实验室其他中国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以前较少接触所做实验，学习到很多。	喜欢翻译工作，同事很好，对薪酬很满意，很高兴公司有宿舍和食堂，工程专业进步不大。	没有实验做，很空，但是与同实验室其他中国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文化适应及冲突	超时工作，工作时间不规律，工作任务分配不清楚，需要主动去找工作做，工作不太有趣。不满意薪酬，对教授老板的印象不好。	实习工作虽然跟所学专业不直接相关，自己觉得没关系，翻译工作也学到很多东西。	实习工作任务不清楚，没有履行合同。同实验室教授老板沟通不顺利。认为这个实习不算成功。
语言发展	从工作中学习到很多中文知识和化学工程的词汇，但是觉得没有很大提高。	学习了有关海洋工程方面的词汇，也帮助同事说英文，修改英语写的工程论文，认为中文进步不大。	中文口语和读写进步很大。

第一组三位同学的实习单位是中国大学研究所两个不同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教授既是指导老师，又称“老板”，负责发放薪金或者研究费用。通常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也是该位导师的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每人有自己的选题和研究内容。实习生 1FE 在一个化学实验室实习，主要是参加做一些实验，1FE 提到：“有一个同事帮了我很多忙，从开始看文献、合成、表征和最后测试，他帮了我很多，还教了我很多中文知识”；不过该学生在中国期间有多次文化上的不适应，比如在选课、与指导教授和派出学校的沟通、在中国就医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挫折感。实习生 2FE 和 3ME 在同一个海洋工程实验室工作，这组实习生对实习的评价相左。实习生 2FE 觉得不仅从教授派给的翻译工作中学习到很多，而且“学会了如何使用新的计算机程序”；也研究了一个“静止物体周围流体的流动对它的影响”的项目，对薪酬也非常满意。实习结束后，教授表示如果该生愿意，可以提供其工作机会。而在同一个教授的实验室的实习生 3ME 是一名华裔，他认为：“说心里话，这个实习不算成功，除了我的同事，别的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还没做到真正的工程实验。除了学中文，我没有学到很多新东西。”该实习生认为实习工作和工程专业不对口，和教授/老板存在一定的沟通问题，但是工作中和中国学生的相处愉快。实习生 2FE 也说：“我很喜欢我的同事，因为如果我有困难，他们都会帮助我。”和实验室的中国学生相处愉快并获得帮助，这一点是三个实习生的共识。

在对中文水平的自我评估方面，1FE 认为“尽管我跟很多中国学生一起工作，但我的汉语还没提高。我的汉语听力还不错，但我说得不好。”2FE 也有同感。3ME 则表示：“我现在的中文比以前好很多。刚来中国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敢说，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怕说错。找到信心以后去说也一点都不流利。别人很难明白我的意思，他们回答的我也听不懂。现在我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可以跟中国人聊天，看什么话题，我可以跟他们讲得没问题。写作和阅读没有口语和听力提高多。”

4.2 第二组（两名实习生，中美合资玩具公司）

表 3. 第二组实习生情况概览

实习小结	实习生 4FB	实习生 5FE
工作职责	在三个部门实习过：深圳的全球业务规划部，深圳和香港的销售与行政部、还有香港的物流部。学习下单、跟单、使用工作软件。	在玩具公司的“男孩玩具组”工作，负责跟踪“男孩英雄”玩具工程订单、访问工厂、与设计者、厂家和总部进行三方对接沟通。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正常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正常工作时间
居住情况	公司提供的宿舍	公司提供的宿舍
专业发展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收获了良好的工作经历，喜欢这份实习。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收获了良好的工作经历，学会时间管理，学会同设计和生产的部门沟通。
文化适应和冲突	空气质量糟糕，注意到香港公司和大陆公司不同工作方式，沟通问题和不同的工作午餐文化。企业文化不同，部门职责权限不同。	认为美国与中国的职业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小。有些不规范的职业操守（如上班剪指甲，午睡）。
语言发展	每天和同事练习，提高了普通话和广东话水平。同事们的普通话中夹杂着广东话和英文。	学到新的汉语和广东话词句，但是没有很多机会练习中文。员工都会说英文。

第二组两位同学的实习单位是美国和中国合资的著名玩具公司，分别在香港和深圳设有分部。实习的两位女生同年在此公司实习。实习生 4FB 是商科供应链专业，实习了三个相关部门：深圳的全球业务规划部、深圳和香港的销售与行政部和香港的物流部。实习生 4FB 认为去中国可以“看工厂是怎样做我们的玩具”，觉得很有价值，收获包括：“我可以发 purchase order，……跟（美国公司总部）和供应商同事沟通，还学会用 SAP（一种专门软件）。”实习生 5FE 是工程专业，实习任务是进行工程跟单。该生去中国之前在美国的公司总部实习过一个暑假，这一点对学生后续的海外实习帮助很大，后面第五部分会进一步讨论。她这样描述到：“这是我第一次从事 Marvel Inc. 动作人物、超级英雄面具及同类玩具的工程跟单。……每天我都必须跟总部工厂的工程师，模型技师和员工交流，……我访问了好几家工厂和样板厂，见证了一项工程从创作到生产完成。”从两位实习生的报告可以发现，她们的最大收获是在实习的过程中不仅应用了所学知识，而且发展了相关的专业技能。5FE 说：“在中国深圳，我的实习单位非常好。我觉得实习给我带来丰富的工作经验。”实习生 4FB 还注意到了大中华地区的亚文化差异：“香港的同事工作上发邮件多，深圳同事打电话多”；而且“老板们基本上都是香港人，他们每天从香港到深圳办公。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大陆同事是老板。我的意见是他们有别于大陆同事，大陆同事的职业发展空间很窄小。但是大陆在急速发展，这种限制不好。”两位实习生都注意到了公司领导的权威，实习生 4FB 发现“老板跟员工沟通不太好，员工觉得老板不太顾及他们的感觉（指办公室搬迁到深圳），人力资源部门不能有效帮助员工”；可是“我很喜欢我的同事，也很高兴在这里实习”；5FE 也认为：“我和同事一起工作，他们十分友好，我们也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帮助我，并照顾我。”同事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帮助了初来乍到的实习生，实习生们对这种关系的认同和肯定，有助于提高职场人际交往能力。

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由于地缘原因，她们接触到的是一个多语并存的环境。4FB 提到：“我的中文越来越好，每天我和同事练习汉语。我有问题请教他们，他们会用普通话或者英

文告知我。我们可以练习普通话，而他们可以练习英文。要是同事们交谈，他们常常说普通话或者广东话，但有趣的是他们会偶尔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她也发现“中国人写句子，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能想当然。”说明实习生注意到了理解中文表达不能停留于字面意思。5FE的同事，据她报告，要么都会说英语（指设计总部的），要么在工厂跟单时“许多人说广东话，很少说普通话，没有机会练习说，因此不可以进步。”

4.3 第三组（一名实习生，商住连锁酒店）

表 4. 第三组实习生情况概览

实习小结	实习生 6MB
工作职责	作为客服经理，每天收到约 100-200 个电话，并处理投诉。
工作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居住情况	住在工作的酒店
专业发展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喜欢公司良好的企业文化和活动。
文化适应及冲突	对公司提供免费住宿和午餐很满意，感觉中国人的“关系”太多了，有些客人很热情，有些客人不太礼貌。
语言发展	大部分时间都在说中文。

第三组只有一位同学，是在当地一个全球高档商住连锁公寓酒店实习。该酒店配备有 321 套带家具公寓，百分之九十五的住客是中国商务人士。实习生 6MB 实习岗位从前台接待员做到了客服经理，升职后责任加重，受到的锻炼也更大。他的报告提到自己日常使用中文的频率非常高，比如每天需接一到两百个客服电话，处理五个左右投诉，因此“有机会让我的口语进步得很快”；要发送多封邮件，“前台电脑都是中文的”。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同屋来自欧洲，他的汉语说得很好，我们经常在房间一起学习汉语。”该生性格外向，乐于参加公司的各种活动，比如文艺表演、圣诞活动、游泳和羽毛球比赛等，很受同事和客户欢迎，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他表示自己非常高兴参加这些活动，而且还可以获得各种奖励和奖品，发现“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的同事和经理都对我很客气，……我还有一些很多中国的同事，他们教会了我做很多的中国菜，比如：宫保鸡丁，麻婆豆腐，香辣土豆丝，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这名实习生的中文口语水平进步最为明显，从 OPI 标准的中级（低）提升到高级（低）。正如他自己注意到的：“我的中文肯定提高了，提高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天天在前台，差不多每个客人跟我说‘你的中文很棒！’开始上班的时候，有可能就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同事们现在也觉得我的中文很好，我相信他们。我现在知道，人总是可以提高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中文说得比我好，所以我很开心，当然杭州也没有这么多外国人。……我的听力肯定是学得最好的，口语进步第二多，第三是语法。我来中国的时候不知道会获得这么多进步。”

4.4 第四组（四名实习生，中美合资电子商务公司）

表 5. 第四组实习生情况概览

实习小结	实习生 7MB	实习生 8FB	实习生 9MB	实习生 10FB
工作职责	中国市场部业务分析，参加一个 12 人的团队，替一家美国公司开发银行软件，组织每周英语俱乐部。	中国市场部业务分析，分析中国市场新开发软件的使用情况。	中国市场部，翻译文件，参加培训。参加市场部每周例会。	中国市场部，工作主要是对合作案例、公司新闻稿、通知、网站与宣传手册等文字说明内容的翻译和修改，参加市场部每天召开的用中文交流的 SCRUM 会议。
工作时间	正常弹性工作时间	正常弹性工作时间	正常弹性工作时间	正常弹性工作时间
居住情况	自行租房	自行租房	自行租房	自行租房
专业发展	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但是在实习工作中觉得指导不够。	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该公司是她的第二家实习单位，第一家是和 6MB 同一家公司。	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一起合作完成工作。	更加了解了 IT 行业和中国文化，也具备了更多的工作实用技能。
文化适应及冲突	良好的工作关系，长途通勤，但是觉得不清楚中国的公共假期，公司业余活动过多，上级对下级的指导不够。	已在美国实习过。良好的工作关系，认为这个实习工作时间松散，没有考勤和着装要求，不习惯午睡制度，认为员工需要鼓励和奖励。	喜欢公司食堂，不习惯午睡制度。	发现中美文化有很多差异。概括了一些（7 点）美国人在中国做生意要注意到的文化习俗。
语言发展	中文得到很大提高。在公司里跟同事交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用中文。	喜欢和团队一起练习中文和英文。一直有大量的机会练习中文。	平时和公司员工用中文交流，学到很多更加实际的语法，也学习了一些方言。	工作对中文的口语、写作和阅读大有裨益。

第四组四位同学在一家中美合资软件有限公司实习。该公司主要为中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高质量的软件外包和应用服务，雇员人数在 2000 人左右，员工组成国际化程度很高，常年接收国际学生实习，因此人力部门有较丰富的接收外国学生实习的经验。因为是 IT 公司，管理相对比较松散，工作时间也比较弹性，对这一点有的学生喜欢，有的不喜欢。公司人员主要使用中文进行交流，也可使用英文沟通。实习时，人事部门希望美国学生能提供一些英语上的帮助，所以实习生们亦或组织和参加公司的英语俱乐部，亦或帮助公司校对一些网上和纸质的英文出版物。实习岗位都安排在市场部，所有实习生都表示有大量练习中文的机会，觉得工作氛围很好，中文得到了提高。对公司多样的企业文化活动和福利（食堂、班车、休假等），有的同学觉得很好，有的觉得难以适应。实习生 8FB 之前在美国实习过，所以能对中美公司的企业文化进行基本的对比，发现在考勤、着装和午休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该生原来被安排在商住酒店做客服实习，但是自己觉得中文水平不够，每天压力很大，后经她要求换到了 IT 公司。另外两位实习者之前都没有在美国的实习经验，实习生 7MB 认为：“我在实习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我的工作有什么错误或者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我觉得指导不够。” 实习生 9MB 表示：“参加了公司里安排的一些培训，通过这些培训，我了解了很多关于软件行业的知识，还有公司的一些基本规章和制度，提高了我的中文表达水平。” 他认为自己不仅提高了中文，还学到了一些方言，观察到的公司文化现象和 7MB 十分接近。因为前后派了四位实习生去这家

公司，所以可以连续考察学生对同一公司、同一职位、同一企业文化因人而异的感受，十分有价值。

这组四名实习生反映总体上中文水平有很大提高。7MB 总结到：“今年的语言水平提高了很多。我觉得刚来的时候中文特别差，有很多的问题：发音不够标准，说自己创造的语言，一点语调都没有，句子的顺序也不对。……现在对我的收获很满意。我能讨论很多话题，但是还不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听力也提高了，阅读也提高了，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进步。写汉字没有提高，实际上变差了。我觉得认出汉字就可以了，不需要写汉字。我认识的汉字增加很多，估计认识两千多。”8FB 也认为：“我的汉语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写作和阅读取得一些进步，但主要还是在听力上。口语虽然有进步，我觉得还是最差的。我试着练习中文，但它一直比我想象的要难。”9MB 说：“我觉得我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多。首先我觉得口语水平提高了，这给了我很多自信说中文。汉语的语法比较难，有的词语有很多意思，有些句子太难理解。……公司里安排的一些培训提高了我的中文表达水平，因为公司里的员工平时都用中文交流。每个星期我们部门都开会，部门的负责人会给我们安排一些任务。开会的时候我和同事们都用中文交流，所以需要非常专心地听他们说话，才能明白工作要求，这给了我继续提高中文的机会。”四位同学当中，10FB 的中文水平是最好的，她的实习得到了公司的充分肯定。公司评价道：“她业已具备的良好中文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在过去的五个月中，部门 SCRUM 的每日例会都是用中文进行工作讨论和安排。她不仅在市场部宣传产品，也协助其他部门完成分配的任务。她的负责态度和我们的团队精神十分契合，相信她未来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她代表了你们项目实习生的一个新高度，请派送更多的年轻人过来。”

4.5 第五组（一名实习生，中外合资测量仪器公司）

表 6. 第五组实习生情况概览

实习小结	实习生 11ME
工作职责	三个月参加安装和测量机器的工作培训，三个月参加工厂和电子校准部门工作。
工作时间	正常上下班。
居住情况	公司宿舍
专业发展	获得了良好工作经验。
文化适应及冲突	员工不会对上级说“不”，常常超时工作。
语言发展	在工厂里很少讲英文，一直有大量的机会练习中文，包括学习很多专业词汇。

第五组学生的实习公司在中国青岛中外合资测量仪器公司。公司总部在瑞士，在全球九个国家有十个分公司和厂房，业务是生产测量机、研发测量系统和测量软件。该实习生在去青岛之前已经在美国的公司实习过一个暑假。去青岛后，前三个月参加培训，包括测量机的安装、联机、检测和学习测量机使用的软件，培训完了考试拿到证书才能上岗。后三个月在电气部实习。实习生 11ME 认为：“做这份工作必须对机器有充分的了解。我的职责包括将控制器系统连接到测量机上，更新机器文件，运行压力测试和校准机器。我在工厂的机器装配区和校准室，经常和组装工人一起工作。这个部门总是非常忙碌，我已经成为他们团队的一员。”有关职业

文化适应和冲突方面，他和美国同一家公司的进行了对比，发现考勤制度，上下级关系上有所不同，对员工热衷加班不理解，觉得中国的领导更具权威。他的语言水平提高显著，他报告道：“我在工厂里讲英文很少。除了人力资源和客户部门工作人员外，很少有人会讲英文，所以我一直有大量的机会练习中文，包括学习很多专业词汇。这个实习在工程学和语言方面都收获很大。……我开始实习时才有机会认识很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因为我在实习的公司常常和公司的客户打交道。”大学毕业后，他被美国的这家公司雇用。

5 讨论和结论

本文的讨论基于十一位美国学生在中国实习所完成的三个报告：实习报告三“请你介绍你的实习单位和工作环境”、实习报告六“请介绍一下中国的职业文化”和实习报告八“请你对自己在中国一年的学习和实习做一个小结，并对自己中文的听、说、读、写做一个自我评估”的叙述文本来进行分析，主要考察美国大学生在海外（中国）长期实习对他们的专业经验、跨文化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三个方面的影响。

5.1 专业能力发展

专业能力的提高反映在实习生是否认为获得了和自己专业相关的技能培训，应用了在学校里的所学知识。第一组的实习生都是工程专业专业的，1FE 和 3ME 认为没有获得自己希望的有关工程专业的实习，满意度比较低。但诉求相同的两个人，采取了不同的调适方式。1FE 因此感到失望，不断抱怨，觉得“在中国实习，是我生活中最困难和最荒谬的日子，任何你能想到的事情都可能在中国发生。”希望提早回国；而 3ME 则自己积极去寻找新的实习单位，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也获得了和不同用人单位多次沟通的机会，锻炼了自我推销的能力。2FE 心态平和，虽然觉得自己的实习一般，可是薪酬满意，老板对自己很好，虽然涉及专业内容没有预期的多，但学到东西就好。这组实习生的三种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年轻人在职业和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不同样态。参加实习的时候美国学生是大学四年级本科生，中国大学实验室里的人员大部分是导师正在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显而易见两者之间研究的能力是有差距的，更何况还有语言障碍，能用中文进行日常交流不代表能进行实验和工作。所以，一方面中国教授对美国大学生了解和期望有限，很难给予明确的任务；另一方面，美国学生又觉得缺乏明确的指导和工作要求，没有参加真正意义上的实习。这种雇主和实习生（或者说广义上的新员工）之间的预期落差十分普遍，也不难理解。通常有经验的公司或者雇主会安排岗位培训让新员工上岗，而新员工本人也需自我调适，尽快进入角色，开始承担工作职责。

与第一组不同的是，第二组、第三组和第五组同学的实习单位都是公司，公司的人事部门有相对完善的培训经验，因此实习生们基本上都获得了与专业相关的岗位培训，得以较为顺利地参加到具体项目中。因为具体项目有清晰的工作要求，所以专业知识得到了应用，专业能力得到了提高，达到或者超出了实习的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本人或者派遣单位对学生的准备对实习能否顺利进行也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实习之前，学生可以自问一下：我对实习准备好了吗？假如到手的实习不是自己想要的实习怎么办？实习过程中有了问题该怎么面对和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第一组的 3ME、第二组的 5FE、第四组的 8ME 和第五组的 11ME 去中国之前，三年级时都在美国实习过。3ME 和 8ME 在中国和美国实习的公司类型不同，而 5FE 和 11ME 在中国和在美的实习单位

属同一家跨国公司。因此这四位工程学的学生四年级到中国实习的时候,相对比较容易快速地了解公司的业务,容易建立对中美公司企业文化异同的认识,收获应该更多。另外,实习期间如果出现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派遣单位也会尽力协助解决。

从实习报告的叙述分析,学生认为以下的方面十分重要:

- 1) 发展与专业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得到培训;
- 2) 发展相关的语言和文化知识技能;
- 3) 得到及时和高质量的反馈指导;
- 4) 对未来职业走向有帮助。

5.2 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个人成长

对实习生来说,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就是职业场所的社会交往能力。第一组同学所处的大学实验室,环境相对比较熟悉和单一,日常交往的多是实验室同事、同学和指导老师,因此与中国人交流的多样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际交往模式不同于在公司实习的其他四组在更有挑战的陌生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同学。有意思的是,虽然第一组实习生1FE、2FE和实习生3ME的工作环境比较单一相似,但是他们个人的活动半径和目的语社团互动的方式存在差异。具体表现性在1FE由于几次文化挫折(选课和看病),选择了住在大学宿舍的最安全模式。2FE选择了和其他美国人在校外合租。而3ME是一名华裔男生,也选择在校外与他人合租。3ME性格比较外向,活动半径比较大,和目的语社团的交流比较充分,语言水平有很大提高。当他对自己实习不满意的时候,主动去寻找新的机会,虽然最后由于签证原因没有成功,但在联系新实习工作、与派遣大学沟通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提高了使用目的语进行人际交往的能力。

在实习生的职场社会交往中,几乎所有的实习生都提到了良好的同事关系,中国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他们给予很大帮助,体会到了良好的同事关系是优质工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习报告中,除了同事关系,他们还提到了上下级关系,客户关系等等之间的人际交往,其中上下级关系提到最多,负面意见也最多。有的认为老板没有提供真正的指导和工作,联系不上(3ME);有的认为老板不考虑员工的意见和感受(4FE);有的认为老板没有提供必要的反馈,自己不知道哪里做得好或者不好(7MB),有的发现中国的职场中上级更有权威,员工不会反对上级的意见(11ME)。学生们面临职场中的上下级关系的困惑,同时也无力改变关系中的沟通不足。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实习生本身角色的限制,另一方面说明了在中文语境下,实习生需要了解不同的社会关系并实施相应的行为方式。客户关系只有6MB和11ME涉及到。6ME作为客服经理,他可以直接感受到不同客人的态度,但是他本人对工作很投入,融入度很高,所以能基本适应这项工作。11ME需要接待公司的客户,介绍产品。可见,在工作中高频度地使用中文和广泛接触陌生人,对语言的提高帮助是显而易见的。

提到语言使用的跨文化交际,必然会提到使用者的双语语用能力。当一个人使用非母语进行交际的同时,其双语语用能力发展轨迹是怎么的呢? Kecskes (2014, p7.) 提出:

“双语的语用能力的发展是各不相同的,……这个过程受到个人的控制,去有意识地愿意修改已有的技能和行为模式,(选择性地)获得一些,忽略另外一些;这也取决于新的语言如何影响已有的第一语言的语用能力,两种语言交际策略,行为模式和社会文化知识如何混合和互动。”(注2)

这段话阐明了双语者的语言使用是一个主观调控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二语/外语使用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意愿去发生改变有关，这跟前文所说的动机上“融合”或者“疏离”的主观性也是相呼应的。那就是说，如果学习者从主观意识上不愿意或者没有意识到对母语的交际策略、行为模式和社会文化进行相应调整，那么他/她的二语语用能力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实习生 10FB 报告中写到的：“每个国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国外工作时，你首先要学会理解文化差异，然后努力去适应它。最后你可能会发现该国有些你个人适应不了的习俗或你理解不了的现象，你可能会遇到困难和误解。当你遇到文化差异时，要有耐心，学会理解和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关于个人成长体验，有的人反映在报告中，有的没有。7MB 提到了自己的个人成长：“在这一年里面，我变成一个更成熟的人，我习惯了中国的比较严谨的文化。”而次年我们推荐 8FE 去做同一个职位，可是她自述非常不适应全中文环境下的客服工作，后应她要求，将其实习单位换到了另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市场部。11ME 在小结中写道：“我自己觉得这一年过得太快，还有一种刚到中国的感觉。可是，不论时间多少，在中国的这一年过得特别好。我交了好多朋友、吃了好吃的中餐、看了漂亮的风景，我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签证的问题，怎么选课，汉语水平不够，说话不清楚等。但每一次遇到的困难也算是一种练习，在自己的国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一趟来中国给了我‘长大’的机会。”4FB 也说：“在中国这一年，我成长了，成为一个成年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

美国大学生在中国的实习，体现了以下的价值：首先，学生学习在实际生活中应对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环境和文化，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域，去获得多样性的实践经验；其次，在真实的工作中检验所学内容，促使学习者反观自己学习的不足；再次，帮助学生发现自我成长的路径，在中国期间的个人收获、挫折和成长，对母国文化和自我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期许。

5.3 语言能力发展

当我们考察十一位美国大学生在中国的实习时发现，学生的动机是“融入”还是“工具”，或者两者兼有，边界似乎比较模糊。第一组的实习生的实习单位是大学实验室，是介于大学和公司之间的一种工作环境，学生感觉比较熟悉和单一，“熟悉”是指实验室还是在大学里面，“单一”是指人际关系是教授、学生、实验室同学/同事。从语言环境上讲，实习对实习者的中文水平基本无明确要求，教授倾向把实习生当做学生而不是雇员看待。大学实验室同事一方面和实习生说中文，教他们中文，另一方面也希望和他们说英文，以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实验室教授分配他们从事其著作的英文翻译工作，也要求他们和其他研究生说英文，表面上看是一个互惠的语言环境，但是也因此影响了美国学生的中文水平提升。

第二组的 4FB 和 5FE 和第四组的 7MB、8FB、9MB 和 10FB 的工作环境比较相似，是普通话、方言和英语并存，在工作技术层面使用英语偏多，但日常交流以中文为主。提倡多语多文化的跨国公司多倾向于在技术层面上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需要使用中文进行交际是“软性要求”，这在很多国际化的公司很常见，也很大程度削减了实习生使用中文的压力，同时由于员工背景的多样性，所以他们选择使用英文、中文或者方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第三组实习生 6MB 由于岗位要求，每天用中文进行客服服务，了解中国市场的同时，本人也积极融入公司；第五组实习生 11ME 在工厂接受中国工程师上岗培训，和工厂的不会说英文的工人朝夕相处，共处一个工作环境，既需要对环境的“融入”，也需要充分使用语言的“工具”功能。第三组和第五组使用中文进行交际和工作是“硬性要求”，实习者没有选择；相比之下，

第三组和第五组的实习环境对中文的“硬性要求”无疑对实习者的挑战更大,因为坚持下来,中文水平可以提高很多,而第二组和第四组实习对中文的“软性要求”,也许会让实习者觉得比较容易适应工作环境和任务,也容易在多语和多文化环境中增强文化适应能力,但是中文水平的提高幅度不够。实际上,用人单位也会根据实习者的中文水平分配不同的任务,以第五组为例,虽然前后不同年份有五位同学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个部门实习,只有10FB因为中文水平较高,被邀请参加部门中文每日SCRUM例会。由此说明,目的语使用的频度和强度直接影响学生进步的快慢。

从11个实习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来看(见表一模拟口语OPI成绩),为期半年的学习加上为期半年的实习,实习生都能有两个级别的提升,比如从去中国前的中级(低),发展到项目结束以后回到美国后再测的中级(高)。有超过一半的同学达到了高级(低)水平。熟悉OPI考试模式的考官和老师都知道,从中级(高)到高级(低)的跨越难于在同一级别中阶梯(低、中、高)的跨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100%的同学有正常的提升,50%的同学有跨越式提升。这和实习生的语言自我评价也是基本吻合的,从他们的小结中也发现了一些普遍的现象,听说能力的提高是显著的,读写方面语法和词汇量增加了,使用中文进行表达的信心增强了。

本研究主要基于十一位同学八个报告中的三个报告分析写成,由于篇幅和主题关系,虽然没有全面反映他们在中国一年间的生活、学习、交友、旅行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是重点分析了他们在中国半年的实习中职业能力、跨文化能力和中文能力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和他们在一年中的其他活动也是密切相关的。未来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比如,如何帮助和指导学生做好行前语言和文化的准备,如何建立学生实习的支持系统和评估手段,如何向用人单位提出配备实习指导,向项目提供反馈等都值得进一步考察。

从第二语言和外语的研究来看,海外实习对二语流利度的影响,语言使用者和目的语社团在职场的语言接触和沟通方式,实习动机对语言习得相关性的研究都需要更多的数据,值得更全面的深度探索。本研究对中文教学的启示是,在目的语社团中使用目的语实习工作的实践,再次说明语言和文化不可分的事实。二语或者外语在专业上的使用,可以提升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让学习者保持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态度,接受社会、环境和工作上的挑战,保持和发展专业和技术创新。同时也说明,语言教学的目的,不能就语言教语言,而应该在教学设置中,从中级阶段开始,尤其在高级阶段,引入其他学科内容到语言学习实践中;让中文作为外语或者二语的学习与其他学科结合,成为学生知识和技能储备的有机部分,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体现个人和社会的竞争力。

注释

1. 转译自 Companies in major industries report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grow and compete: 49% have unfilled job openings, and 37% can't take on new business. In contrast, 96% chief academic officers believe that college graduates are well prepared. Only 11% of business leaders agree.
2. 转译自原文 Kecskes (2014, 7) argued: "Bilingual pragmatic competence, however, develops differently. The process is affected by individual control, consciousness and willingness to modify existing skills and behavior patterns and acquire particular social skills and ignore others', which depends on: how will the existing, L1-based pragmatic competence ch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ly emerging language, and how will the strategies, behavior patterns and 欣赏 sociocultural knowledge blend and/or interact with the existing ones?"

参考文献

- Abma, T.A. (2000). Fostering learning-in-organizing through narration: Questioning myths and stimulating multiplicity in two performing arts schools.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9 (2), 211-231.
- Al-Hoorie, A.H., & MacIntyre, P., (2020). *Contemporary language motivation theory 60 years since Gardner and Lambert (1959)* (Eds.).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Workforce (2017). Learning to work, work to learn, *Chamber of Commerce Foundation*, 1.
- Clark, S. C. (2003). Enhancing the education value of business internships.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7, 472 - 484.
- Calvo (2011). Inter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work: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analysis of reflection. Organiz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CIDES), 1-21. Retrieved from: <http://www.ocides.org>.
- Coco, M. (2000). Internships: A try before you buy arrangement. *SAM 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 65, 41- 43.
- Dwyer, M. M. (2004). More is better: the impact of study abroad program durat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151-16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esabroad.org/system/files>.
- Dörnyei, Z. (2001). New themes and approaches in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1, 43-59.
- Franzosi, R. (1998). Narrative Analysis - or why (and how) sociologists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narra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517-554.
- Gabris, G.T., & Mitchell, K. (1989).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 job performance, quality of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career plac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2 (4), 481-504.
- Gardner, R. C. (2010). *Motiv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 Gardner, R., & Lambert, W. E.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Greenhouse, S. (2015, February 8). Internship abroad: unpaid, with a \$10,000 price tag.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5/02/08/education/>.
- Grandin, J. (2011). *Going the extra mil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engineers in the global workplace*. Rhode Island: Rockland Press.
- Hernandez, T. A. (2010).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tivation,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language oral proficiency in a study-abroad context.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4 (4), 600-617.
- He, Y. J., & Qin, X. Zh . (2017).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an 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China: a pilot study.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50, 57-70.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6). Non-credit work, internships, and volunteering abroad, 2014/15.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
- International Affair Office (2017).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global and cultural competencies to advance equity, Excellence an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Isabelli-Garcia, C. (2006). Study abroad social networks, motivation, and attitudes: implica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uFon, M. A., & Churchill, E. (Eds.), *Language learners in study abroad contexts*(pp. 231-258). Buffalo, NY: Multilingual Matters.

- Meisel, J., Clahsen, H., & Pienemann, M. (1981). On determining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natura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 (2), 109-195.
- Jin, L. (2012). When in China, do as the Chinese do? Learning compliment responding in a study abroad program.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 211-240.
- Knouse, S., & Fontenot, G. (2008). Benefits of the business college internship: A research review.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 45, 61-66.
- Narayanan, V. K, Olk, P., & Fukami, C. (2006). Determinants of internship effectiveness: An exploratory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tlanta, GA.
- Thiel, G. R., & Hartley, N.T. (1997). Cooperative education: A natural synergy between business and academia. *SAM 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 62 (3), 19-24.
- Xiong, W., & Grandin, J. (2010). The rol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glob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ogram at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In Chen, J., Wang, C., & Cai, J. (E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Multiple perspectives*(pp.199-216).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Zopiatis, A. (2007). Hospitality internship in Cyprus: A genuine academic experience or a continuing Frust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9 (1), 65-77.

作者简介

熊文博士现为美国北卡莱纳温斯顿塞雷姆州立大学的世界语言文化系副教授。获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博士学位，方向为二语习得和语言教育。曾在罗德岛大学，上海大学和老挝国立大学等大学任教，有近30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创建和发展中文项目和课程的经验。研究兴趣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和教学，语言学，教学和课程研究，发表文章包括二语习得，汉语语言学，语言和文化对比，课程设置，亦出版了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系列教材。

Research o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Overseas Internship Using Chinese as the Target Language

Wen Xiong

Winston Salem State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half-year overseas internships of 11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 by analyzing their three internship reports written in Chinese. The data for the study were collected across five years.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overseas' internships are all double majors either in engineering or business, plus a B.A. degree in Chinese, and interned at five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 professional settings, including university labs, joint-venture companies, a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hotel, and a factory. The research employs the qualitative Narrative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re-organize, summarize and analyze in-depth the students' internship report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long-term overseas internships on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and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s well as their self-growth. This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into preparing th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ever-changing world with language education, sheds light on the pedagogies of language cross-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and provides the data for setting up or evaluating a similar program if needed.

Keywords

Overseas internship, language ability,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Dr. Wen Xio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of the Department of World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t Winston Salem State University in North Carolina, USA. She earned her Ph.D from La Trobe University in Melbourne, Australia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Dr. Xiong has worked at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Shanghai University (China)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os (Laos) and has nearly 30 years of experienc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as well as developing Chinese program and curriculum. Dr. Xiong'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er publications addres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rea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linguistics, language contrast,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design, and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She also published a series of textbooks for learners of Chinese.